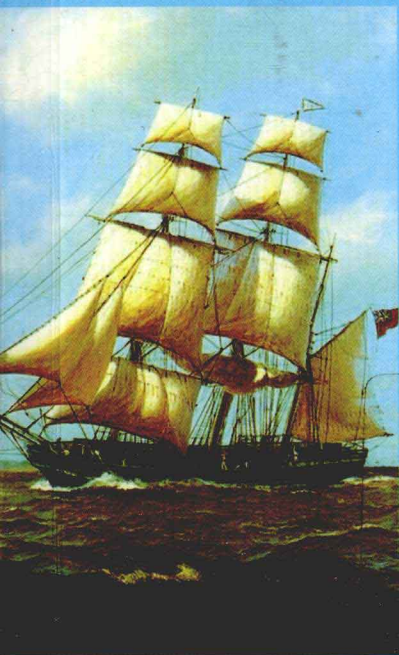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格列佛游记

XINKEBIAO BIDU CONGSHU GELIEFUYOUJI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的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出版两个多世纪以来，运用讽刺影射的手法，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罪恶，并抨击了侵略集团的腐败和罪恶，并抨击了政治家的讽刺。但作品却超越了它的时代，被认为是文学的伟大宝库之一。

(英) 斯威夫特◎著

宋璐璐 杜刚◎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格列佛游记

XINKEBIAO BIDU CONGSHU GELIEFUYOUJI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的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出版两个多世纪以来，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作品运用讽刺影射的手法，反映了18世纪前半期，英国的社会矛盾，揭露了当时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罪恶，并抨击了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尽管是对宫廷和政治家的讽刺，但作品却超越了它的时代和地方的局限，尤其是前面的那两个部分，被认为是文学的伟大宝库之一。

(英) 斯威夫特◎著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Swift, J.)著; 宋璐璐, 杜刚编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12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1213-2

I. ①格... II. ①斯... ②宋...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242 号

书 名 格列佛游记

著 者 (英)斯威夫特(Swift, J.)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张 艳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1213-2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读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部	小人国游记	1
第二部	巨人国游记	45
第三部	飞岛国游记	96
第四部	慧骃国游记	143

第一部 小人国游记

导读：“我”的船在风浪中触礁后，幸运地来到了利立浦国的海岸，但似乎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仓皇的“我”发现那里的居民身高仅六英寸，所以“我”看起来就像一座“巨人山”。于是“我”被小人们捆了起来，尽管“我”竭尽全力地想要逃离这里，但命运究竟会让“我”经历怎样的奇遇呢？

1

在十四岁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这使我在家里的五个兄弟中的地位脱颖而出。毫无疑问，我的勤奋和刻苦成了父亲三年来勉强资助我的唯一理由，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学校的种种费用委实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所以之后我就去了伦敦，幸运地成了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士·贝茨先生的学徒，一做就是四年。钟爱旅行，好奇于各地的风俗与见闻的我，毫无怨言地将全部的零用钱都用在了学习航海和数学的知识上，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开始自己的旅程。时光匆匆而去，离开詹姆士·贝茨先生之后我回到了家乡，我的父亲、约翰叔叔以及其他的几位亲戚给我凑了四十英镑，并一致承诺在今后的每年都会资助我三十英镑，以便于可以在今后的两年到莱顿去学习医学。

我从莱顿回来没多久，恩师贝茨先生就举荐我去“燕子号”商船当外科医生。那艘船的统帅是船长亚伯拉罕·潘耐尔。我在他手下干了三年半，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和其他的一些地方。航海回来之后，在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下，我留在了伦敦，靠他的帮忙，我有了几位病人。我在老朱瑞街

的一幢小房子里租下了几个房间，当时人们都劝我改变一下生活状况，于是我就同新门街做袜子生意的商人爱德蒙·波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波顿结了婚，由此我得到了四百英镑的陪嫁。

可是两年后，我的好老师贝茨先生不幸逝世了，由于没有什么朋友，再加上自己不愿违背良心去效仿许多同行胡作非为，生意就渐渐萧条起来。我跟妻子和几位熟人商量了一下，决心再次出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过外科医生，六年中曾好几次航行至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由于这几次的出海航行，我的财产有所增加。航海时我身边总带着许多书籍，闲暇之余我就阅读古今最好的作品。而每逢上岸，我就观察当地的风俗人情，同时也学习他们的语言。凭借着自己较强的记忆力，我学起语言来非常容易。

这几次航海的最后一次并不怎么顺利，而且对于航海生涯我也有些厌倦，因此便很想待在家里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朱瑞街搬到菲特巷，接着又搬到威平，希望能在水手们中间揽点生意，结果一点儿转机也没有。就这样在期待当中过了三年，看看时来运转已经不可能，我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待遇优厚的聘请，到南太平洋一带去。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布里斯脱起航，航海的开始时期还是一帆风顺的。

出于某些原因，要把我们在这一带海域航行的详情都告诉读者似乎有点不太恰当，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况吧。在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我们被一阵风暴刮到了范·迪门的西北方，根据一次观测，我们发现自己正位于南纬三十度零二分的地方。船员中已有十二个人因为劳累过度 and 饮食恶劣而丧生，其余的人也十分虚弱。十一月五日，正是那一带的初夏时分，当时雾气沉沉，水手们在离船不到半链长即大约三百英尺处发现了一块礁石，由于风势很猛，我们的船被刮得直接向礁石撞去，船身立刻触礁裂开了。六个船员，连我在内，把救生船放入海中，费尽力气摆脱了大船和礁石。据我的测算，我们大概划出去了三里路远，就再也划不动了。这样一来，我们只得听任波涛的摆布。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一阵突如其来的北风刮来，打翻了我们的船。小船上的同伴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说不上来，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全完蛋了。

我自己则听天由命地游着，被风浪推向前去，我不时把脚往下伸，却总是探不到底。就在我几乎快要完蛋、再也没有力气挣扎之际，突然感觉到海水已经淹不及我的头顶，这时风势已经大大减弱。海底的斜坡不大，我走了将近一英里才走到岸上，我想那时大概是晚上八点钟。我在岸上又向前走了将近半英里路，未发现什么房屋和居民的影子，至少当时没有看到，因为当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那一刻，我非常疲倦，再加上天气炎热，离开大船前又喝过半品脱白兰地酒，因而很想睡觉，于是我便在一片长得很短却又非常松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美美地睡了一觉，平生第一次睡得那么香甜。据我估摸大约睡了九个多钟头，因为醒来时恰好天亮。我打算起身却丝毫动弹不得，仰面躺着的我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紧紧地缚在地上，缚在地上的还有我那又长又密的头发。我还觉得全身从腋窝到大腿都横绑着几根细绳。我只能向上看，这时太阳渐渐热了起来，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听到四周一片嘈杂声，可是由于我是仰面躺着的，除了天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活的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它轻轻地爬过我胸脯，几乎来到我的下颌前了。我尽可能拿眼睛往下瞧，原来那是一个身长不到六英寸，手持弓箭，肩背一个箭袋的活人。与此同时，我觉得至少还有四十多个一模一样的人紧随其后。我惊讶之至，大吼了起来，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后来我得知，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从我的腰部往地上跳，竟然跌伤了）。然而不久他们又返了回来，其中一个竟敢走到完全能看清我面孔的地方，他举起双手，抬眼仰视，一副惊讶之色。他用尖厉而又清晰的声音高喊着“赫金那·德嘎尔”，其余的人也把这句话喊了好几遍，但在那时我还不理解他们的意思。读者们可以想象，我一直这么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最后我挣扎起来，想要挣脱束缚。我很侥幸地弄断了绳索，并且拔出了那些把我的左臂缚在地上的钉子。我把左臂举到跟前，才发现他们捆绑我的方式。这时，我用力一扯，虽然十分疼痛，但还是把左边绑住我头发的绳索稍微松开了一点，这样我才能把头部转动两英寸左右。可是，还没等我来得及抓住这些人，他们就再次跑开了，随之传来他们齐声发出的尖厉的叫喊声。喊声过后，我听到一个人高声叫道：“托尔沟·奉纳”。顷刻之间，我觉得有百来支箭射中了我的左手，像密集的针刺一样刺痛了我。此外，他们又朝空中射了一阵子，那样

子就像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似的，我猜想有不少支箭落在我身上（虽然我不觉得），有的还掉在了脸上，我就赶紧用左手捂住了脸。这一阵箭雨过去之后，我痛楚地呻吟起来。接着我又挣扎着要脱身，他们又放了一阵比刚才还要密集的箭，有些人还用矛刺我的腰，幸亏我穿着一件紧身皮衣，他们刺不进去。当时我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同时我打算就这样坚持到夜晚，因为左手既然已经松了绑，到时我便能轻易地恢复自由。至于那些当地居民，我有理由相信：若是他们的身材全跟我看到的那个人一样的话，我还是可以和他们调来抗击我的最强大的军队拼一下的。没曾想到命运对我却另有安排。那些人一看到我静了下来，就不再放箭，但从越来越大的吵闹声来看，我知道他们的人数又增加了。我听到我的右耳上方，离我约四码的地方，敲敲打打的声音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好像有人在干活。我尽可能地扭过头朝敲打声传来的地方看去，这才看见他们新建成了一座大约一英尺半高，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的台子，还建了两三条梯子用来攀登。台子上有位模样显赫^①的人正在对我发表长篇演说，只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说到这儿我早就该交代一下，这位显要人物在发表演说之前，曾大喊了三声“浪格罗·德哈尔·桑”（这些话和先前讲过的话，后来他们都重新说给我听过，并且作了解释）。他一喊完，马上就过来了五十个左右的小人，割断了左侧系住我头部的绳索，这样一来我就能把头转向右方，看到了要说话的人的样子。他看上去像中年人，个头比跟随他的另外的三个人都要高些。三人中有一个像是跟班，身高大概比我的中指略长些，正在牵着他拖在身后的衣裳；还有两个人分别站在他两侧，搀扶着他。他一副十足演说家的模样，可以看得出他用了许多带威胁性的字眼，同时也许下了不少的诺言，说了一些表示怜悯和善意的话。我回答了他几句，态度极为恭敬：我向太阳举起左手并举目注视，请它给我作证。离开大船以来我已有好些时候未吃过一点东西，几乎要饿死了，此刻我实在无法再忍耐下去（也许这不太合乎礼仪），就不停地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我要吃东西。那位“赫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这样称呼一位大老爷）很能领会我的意思。他走下台来，命令在我的两肋竖上几条梯子，一百多个小人就登上梯子，把盛满肉食的篮子送到我嘴边（这都是国王一听到我到来的消息以后就下令准备好送过来的），篮子里装有好几种动物的

肉，不过从味道上辨别不出是什么肉。其中有些像是羊的前肘、后肘和腰子肉，烹调得挺可口，但大小比百灵鸟的翅膀还小，我一口要吃两三块，还有像子弹那么大的面包，我一口也吃得下三个。他们得尽快地给我供应食物，对于我的身躯和食量，他们表现出万分的惊讶。我又做手势表示要水喝。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情形看出，让我一点点地喝是不行的。他们是聪明人，非常敏捷地吊起一个头号大桶，然后把它滚到我手边，并敲开了桶盖。我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而味道很像勃艮地的淡味葡萄酒，不过要更香些。他们再给我送上一大桶，我又一口气喝掉了，并且示意还要些，可他们却无法供应了。我露了这几手奇迹之后，他们欢呼起来，在我胸脯上手舞足蹈着，又跟最初一样叫了声“赫金那·德嘎尔”。他们冲我打手势，要我把两只酒桶丢下去，不过事先他们警告下面的人要躲开，并大声喊着“勃拉奇·米涅拉”。当他们看到酒桶飞在半空中时，就齐声高喊着“赫金那·德嘎尔”。坦白地说，当他们在我的身边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一把抓住首先走近我手边的四五十个人，把他们摔在地上。但是一想起我刚才吃过的苦头，也许那还不是他们对付我最厉害的手段，再则我也曾向他们表示过敬意（我这样解释我那卑躬屈节的态度），所以马上就打消了这种念头。同时我想这些人既然这么破费，这么盛情地款待我，我自然也应当以礼相待。然而，暗地里我不由得惊奇这些小家伙竟如此大胆，在我一只手已松绑的情况下，敢爬到我身上，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个庞然大物，但他们没有丝毫畏惧。

过了一阵子，他们看到我不再要肉吃了，一位皇帝派来的大官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位钦差大臣带着十二三个随从，从我的右边小腿那儿走上来，一直走到我的脸面前。他拿出盖着国玺的圣旨递到我眼前，大约讲了十分钟的话，虽然没有发怒的表示，但是说话的样子很坚决。他不时用手指着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他指的是京城，离这里大约有半英里远，皇帝已经决定要把我运到那儿去。我回答了几句，但是没有用，于是我用那只没被绑着的手做了个手势，把左手放在右手上（我的手从钦差大臣的头上掠过，以免伤了他和他的随从），又摸了一下头和身子，表示我希望得到自由。他似乎领会了我的意思，因为他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并举手示意非

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不过他又做手势叫我放心，肉会让我尽情吃够，酒管我喝够，待遇会非常好。这么一来，我又有了挣脱束缚的念头。但是，我又感觉他们射到我脸上手上的箭所引起的疼痛（这些箭伤都已经起了泡，而且有许多箭头还扎在里面），与此同时，我又注意到敌人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只有做手势让他们明白，他们爱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这时，“赫构”和他的随从才非常客气地、和颜悦色地退了下去。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大家一齐喊了起来，连声喊着“派扑龙·色兰”，而后就觉着左边有许多人在为我松绑，使我能转身向右，撒泡尿舒服一下。我撒了很多，使他们大为吃惊，当时他们看到我的举动，便猜出我要干什么，立马往左右两边躲闪开去，避开那股来得又响又猛的洪流。在我小解以前，他们在我的手上和脸上涂抹了一种香味扑鼻的油膏，几分钟之后，箭伤就不痛了。由于刚刚享用了一顿营养丰富的食物和饮品，精力得到了恢复，再加上刚才的境况，我不禁昏昏欲睡起来。后来我才得知，我大约睡了八个小时，实际上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医生们奉了皇帝圣旨，先在酒里掺了一种安眠药水。

6

大概在我上岸以后躺在地上，被他们发现的那一刻起，就有专差报告了皇帝，所以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于是立刻开会决定把我用前面叙述的方法绑起来（这是趁着我睡着时干的），并给我送来丰盛的酒肉，同时准备了一台机器把我运送到京城里去。

他们的这个决定看来也许太大胆而且有危险，我相信在同样的情形下，无论哪一位欧洲君王都不会仿效他们的办法。不过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极为慎重而又大度的，因为这些人若是想在我睡着时用矛和箭把我杀死的话，那么我一感到刺痛，肯定就会惊醒过来，没准儿还会把我给惹恼了，使出蛮劲来，把束缚我的绳索给挣断了，到了那时，他们既没法抵抗，也就更别指望我的慈悲了。

这些小人都是出色的数学家，由于皇帝的提倡及鼓励，他们的机械学本领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皇帝是一位崇尚学术的君王，他有好几部装着轮子的机器，可以用来运送树木和其他的笨重物品。他经常在盛产木材的树林里建造最大的战舰，有的竟长达九英尺，然后用这种装着轮子的机器把战舰运到三四百码以外的海上去。这一次他派了五百名木匠和工匠立刻着

手建造他们最大的机器。这是一个木头架子，离地有三英寸高，大约七英尺长，四英尺宽，装有二十二个轮子。我听到的那阵欢呼，正是因为这台机器运到的缘故，好像是说，在我上岸四小时后，他们才开始动工。他们把机器运到与我身子平行的地方。但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才能把我抬到这架大车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们用带子捆绑住我的脖子、手、脚和身体，然后用钩子把像我们的包装绳那么粗细的绳索和这些带子系在一起，同时把绳索的另一端缚在木柱的滑轮上。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大概不到三个钟头，就把捆得很紧的我抬上了机器。这些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们在忙活的时候，我正睡得昏昏沉沉，掺在我酒里的迷药药性已发作了。一千五百匹高大的御马，都有四英寸多高，拖着我朝京城进发，我已经说过，京城离这儿大约有半英里路程。

我们在路上走了约莫四个小时之后，一件滑稽好笑的事情把我给弄醒了。原来车子出了什么毛病需要修理，就停了下来，当时有两三个年轻小伙子出于好奇，想看看我睡着了的模样，便爬上机器，轻轻地走到了我的脸上。他们当中有个卫队军官，用他的短枪枪尖深深地伸进了我的左鼻孔里，像是用根草挠我的鼻孔，搞得我猛打喷嚏。此后他们也就偷偷地溜了，并没有被其他的人看见；过了三个星期，我才弄明白为什么那时候会突然醒过来。那一天剩下的日子，我们又走了不少路，到夜里休息的时候，我的两旁各有五百卫兵，半数人手持火把，半数人手持弓箭，如果我想动弹的话，他们马上就会向我射击。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来，我们又继续赶路，大约在中午时分，离京城就不到两百码了，皇帝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出来迎接我们，但是大将军们却无论如何不肯让皇帝亲自冒险走上我的身体。

停车的地方有一座古庙，据说是整个王国最大的庙宇。几年前这庙里发生了一件极为残忍的凶杀案，就虔诚的当地人而言，这是亵渎圣地的，所以他们把一切祭祀^②用品和文物都搬走了，只当做一般的公共场所来使用。他们决定让我住在这座庙里，朝北的大门大约有四英尺高两英尺宽，我可以很方便地爬进爬出。大门两边各有一扇小窗户，离地不过六英寸。御用铁匠从左边的窗户引进去九十一条链子（这些链子很像欧洲妇女用的

表链，大小也差不多)，然后用三十六把锁把链子锁在我的左腿上。这座庙的对面，也就是大街的另一面，离开庙二十英尺远的地方是一座至少有五英尺高的塔楼。皇帝率领朝中显贵登上了高塔，以便一睹我的风采，这都是后来听人说的，因为我当时不可能看到他们。据估计，有十万以上的居民也出城来看我，虽然我有卫队保护，但我相信有那么几次，从梯子上爬到我身上来的人加起来不下一万。过不久就有告示出来禁止这种行为，违者处死。工匠们发现我很难挣脱链子跑掉，于是就割断了所有捆绑我的绳子。我起身站了起来，人们看到我起来走动，那种惊讶、闹腾的情形简直无法形容。锁在我的左腿上的链子大约有两码长，因而我不仅可以在一个半圆内自由地前后走动，而且由于被拴在离大门不到四英寸的地方，所以我可以爬进庙里，伸直身子躺在里面。

等我发现自己可以站起来时，便环顾四周，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加迷人的景色。周围的田野像一片连绵不断的花园，圈起来的田地一般都是四十英尺见方，宛若鳞次栉比^⑨的花圃。这些田地往往与树林相互交错，树林有八分之一英亩大小，据我判断，最高的树也不过七英尺高。我眺望了一下左面的城镇，看起来就像舞台上的城市布景。

几个小时以来我就感到很想大便，我已经快两天没有大便了。我很急迫，又不好意思张口，十分为难。在这种时刻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爬进屋子里去，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进屋以后我关上大门，尽可能走到链子所允许的最远的地方，这才把肚子里那不舒服的包袱卸了下来。不过像这种不干不净的事我就做过那么一回，我只希望公正的读者在经过周密地、不偏不倚地考虑我的处境及我所受的痛苦之后，能多少包涵我一点。此后，我通常一起床就尽可能地扯着链子到户外去办这件事，而这件事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每天早上行人还没有出来之前，就专门指派了两个仆人，他们会用手推车把这讨人嫌的东西给运走。

我本不应当这样长篇累牍地讲述这么一件乍一看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只不过因为自己生性爱干净，认为有必要向读者澄清这一点罢了。据说，一些恶意中伤我的人不止一次地利用此事来奚落我。

等这桩尴尬事完结之后，我又走到门外，打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皇帝已经下了塔楼，骑马朝我走过来，为此，他差点吃了个大亏。他的坐骑

虽然受过良好的训练，见了我却一点也不习惯，因为在它面前，我仿佛一座山似的晃来晃去，不由地惊得它前蹄悬空，立了起来。幸亏这位君主是一位出色的骑手，始终能够骑在马鞍上，等到侍卫们赶过来揪住马辔头，他才不失时机地跳下马来。下马之后，他十分惊讶地绕着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不过他一直保持在链子的长度范围以外活动。他命令厨师及仆人们给我送上酒菜，早已有准备的厨师及仆人们便用一种轮车把饮食推到我的手能够得着的地方。我抓起这些轮车，一会儿就把上面的东西吃得精光。其中有二十辆车上装着肉，十辆车盛着酒。每辆车上的肉只够我吃两三口；每辆酒车上有十小坛酒，我把酒倒在一起，一口喝了下去。其余的几车我也是这么干的。皇后，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们，皇亲国戚们，由许多贵妇们陪伴着，坐在稍远点的轿子里，但是在皇帝的马受到惊吓以后，他们就下了轿，来到皇帝跟前。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这位皇帝的容貌。他要比臣子们大约高出我的一个手指甲盖，光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体格威武雄壮，富有男子气概，有着像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族所特有的厚厚的下嘴唇，鹰钩鼻子和黄褐色的皮肤。他体态挺拔，四肢匀称，优雅的举止中透着几分威严。他已经过了青春年少的时期，现在已二十八岁零九个月；在位七年间，国泰民安，诸事顺遂。为了更真切地看清楚他，我侧转身躺着，这样就可以与他脸对着脸。他就站在离我只有三码远的地方，后来我曾经多次把他托在我手中。他的衣着非常简单、朴素，式样介于亚洲和欧洲的式样之间，但是他戴着一顶做工精巧、镶满珠宝的金盔，盔顶上还插了根羽毛。他手持一把出了鞘的剑，以防万一我挣脱了束缚，他就可以用剑来防身。这把剑大约有三英寸长，剑柄和剑鞘都是金子做的，上面镶着钻石。他的嗓音尖厉，但吐字非常清晰、嘹亮，就算我站起来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贵妇和朝臣们全都穿着华丽的衣服，他们站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条绣满了金银人物图案的女裙，铺在地上。皇帝时常跟我说说话，我也回答他，不过彼此一个字也听不懂。在场的还有几位奉命跟我讲话的牧师和律师（我是根据他们的衣着来推测他们是这种人的），于是我尽量用各种稍微能讲一点的语言跟他们谈话，其中包括高地荷兰语和低地荷兰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种地中海东部地区通用的——法、意、西、希腊语等语的混杂语，但全都没有用。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宫廷

的人才全部退去。我身旁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卫队，以防止杂乱的人群弄出什么无礼或者恶意的举动。这些人已是十分不耐烦地挤在我的周围，大着胆子尽可能地挨近我。我坐在房门口地上的时候，有些人竟敢用箭射我，有一支箭差点射中我的左眼。卫队的上校下令逮捕了六个罪魁祸首，最合适的处罚莫过于把这些人捆起来送入我手中。于是几个士兵就照着他的话办了，他们用枪托把这六个人推上前来，推到我用手够得着的地方。我把他们全抓在右手里，先把五个放进上衣口袋里，轮到第六个时，我做了个要活活吃掉他的样子。那个可怜虫拼命地号叫，上校和他手下的军官都很不忍，尤其是他们看到我摸出小刀来的时候，但是我很快就让他们放了心，因为我面色和善，而且立即割断了绑着他的绳子，轻轻地把他放在地上，他随即拔腿就跑了。我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另外的五个人，把他们一个个地从衣袋里拿了出来，把他们放掉了。我注意到，无论是士兵还是老百姓，对我这种宽大为怀的举动都非常感激，后来宫廷也接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报告。

到了傍晚时分，我费了一番工夫才爬进了屋子，躺在地上休息，这样一直睡了大概两个星期，在这期间，皇帝已下令给我准备一张床铺。他们用车子运来六百张普通尺寸的床，然后就在我房间里干了起来。他们将一百五十张小床拼接在一起，做成一张长宽适度的床，一共做了四张这样的床，再把它们叠放在一起，但是我睡在上面也不见得比睡在光滑而又坚硬的石板地上好多少。他们又用同样的计算方法给我准备了床单、毛毯和被子，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过惯了艰苦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待遇已经够可以了。

我到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王国，引得无数有钱的人，闲着没事的人和好奇的人来看我，以至所有的村庄都差不多走空了。要不是皇帝颁发几道敕令和公告来制止这种麻烦事，那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荒废耕作和不管家务的事情。他命令凡是已经看过我的人都必须回家，没有宫廷的许可，不准进入离我屋子五十码以内的地方。为此，宫廷的大臣们得到了数量可观的赏金。

在此期间，皇帝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我有一个地位极为显赫的朋友，他曾参与过这种机密大事，后来他告诉我，宫廷对

如何处置我感到很棘手。他们怕我逃跑，担心我的伙食费用太大，可能引起饥荒。他们还曾决定把我饿死，或者用毒箭射我的脸和手，这样马上就可以把我处死。但是他们又考虑到这样一具庞大的尸体散发出的臭味，可能会在京城造成瘟疫，说不定还会传染到全国各地。他们正在商量此事之际，有几名陆军军官来到会议大厅的门口，其中被召见的两位军官向皇帝报告了我刚才对待六名罪犯的情形。我的这种举动在皇帝的全体内阁成员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此出于为我考虑的缘故，皇帝颁发了一道命令：京城周围九百码以内的村庄，每天早晨必须缴纳六头牛、四十只羊和其他食品作为我的给养，此外还必须供给相当数量的面包、葡萄酒和其他酒类。这笔费用，皇帝指定由国库支付。原来这位君王主要靠他本人领土上的收入过活，除非碰到重大事件，他很少向老百姓征收税金，只是一旦打起了仗，老百姓就必须跟随皇帝出征，而且生活费用要由他们自己负担。他又指定六百人给我当差，发给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而且就在我的门口两旁搭建了许多帐篷给他们居住。皇帝还下令，派三百个裁缝按照本国的式样为我缝制一身衣裳，另派六位御用大学士教我学习他们的语言。最后，还要他的御马以及贵族和卫队的马匹在我跟前操练，使它们对我习惯起来。皇帝下的所有这些命令都及时地执行了，过了大约三个星期的光景，我在学习他们的语言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此期间，皇帝时常来看望我，还很乐意地帮我的老师们来教教我。我们已经可以在一起交谈上几句了，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他能给予我自由，这句话，我天天跪在地上反复念着。他的回答，据我理解，是说我要获得自由必须得花上一段时间，而且没有内阁会议的决定，这是痴心妄想，此外我首先要宣誓同他和他的王国和睦相处。不过，他们会善待我的，他又劝我要耐心，行事要谨慎，以此来博得他自己和他的臣民们的欢心。他希望我不要见怪，若是他下令让几个人品正派的官员来搜我的身的话，很可能搜到我还随身携带的几件武器，因为它们的大小正适合于我这么大块头的人。我说我一定会让陛下放心，随时都可以脱下衣服，把衣袋掏出来给他检查。我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来表达这个意思。他回答说，根据王国的法律，我必须经过他的两个官员的搜查。他说他也清楚，没有我的同意与协助，这是办不到的。他说他对我的宽宏大量、为人正直一直抱有好奇